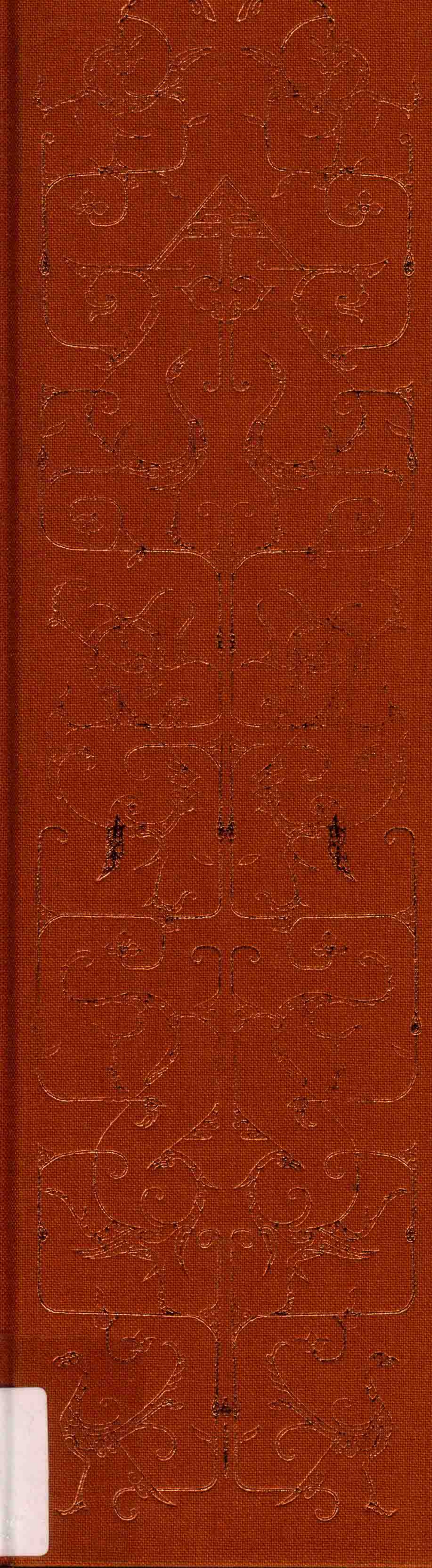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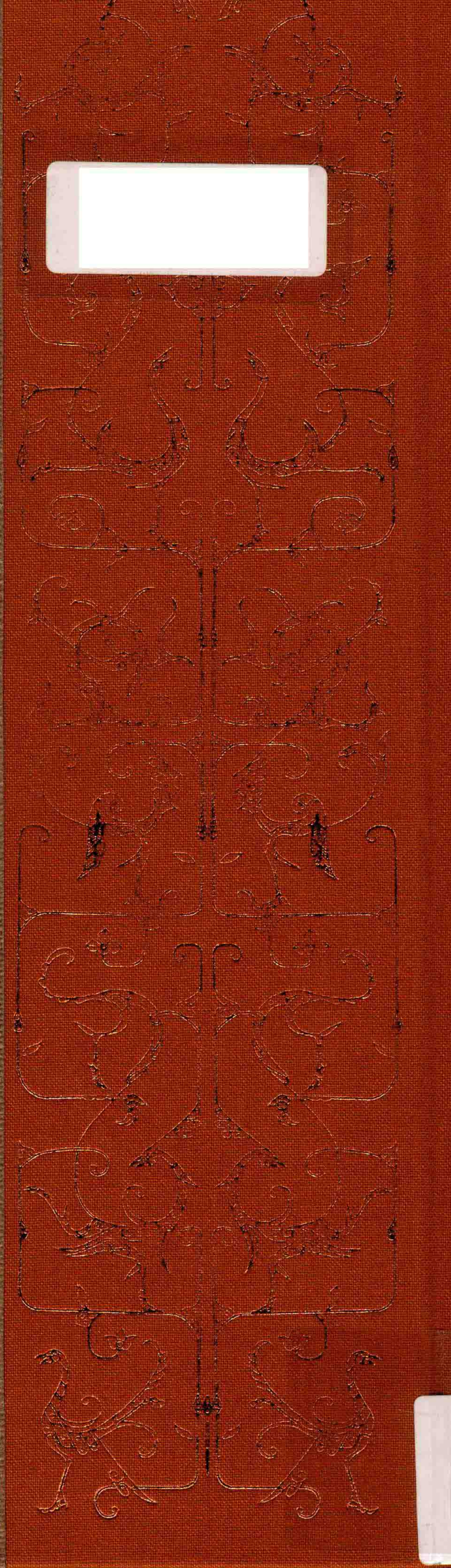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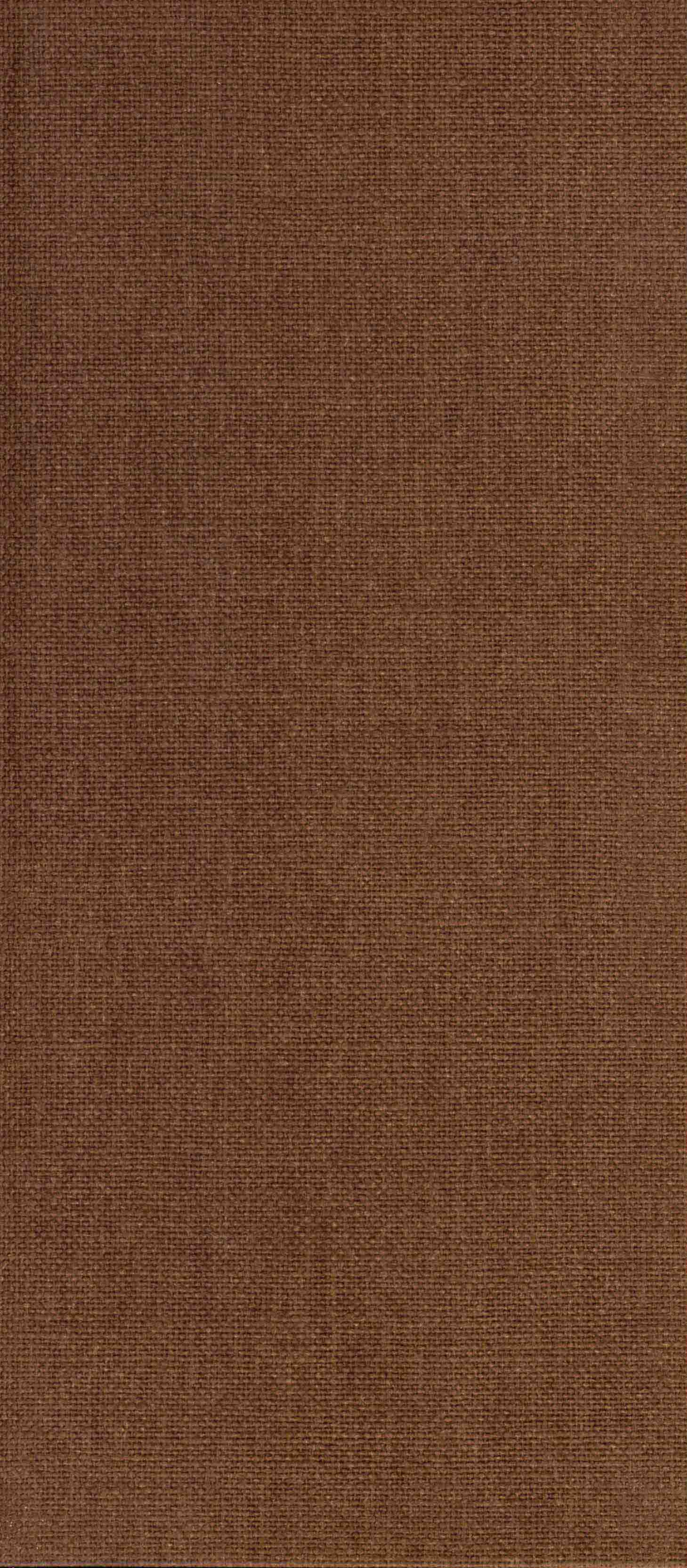


錦灰堆

合編本

叁卷





王世襄集

錦灰堆

(合編本) 叁卷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参卷目录

忆往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

- 文物清理工作 776
- 1947年3月至1949年8月回忆录 794
- 李庄琐忆 813
-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818
- 咸宁琐记 822
- 五十年前书画缘 824
- 文章信口雌黄易 思想交心坦白难 827
- 生活就是艺术 829
- 集美德于一身 839
- 我负荃猷 843
- 好心几回劝 荃猷住医院 847
- 三言两语说荃猷 849
- 怀念梦家 853
- 《平复帖》曾在我家
——怀念伯驹先生 856
- 大公无私、不拘小节的伯驹先生 858
- 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 860
- 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 865
- 怀念溥雪斋先生 868
- 怀念惠孝同先生 870
- 与西谛先生一夕谈 872
- 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 874
- 怀念张光宇教授 876
- 著名收藏家兼画家王季迁先生 878

- 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 880
- 感谢梁思成先生的启蒙、朱桂辛
前辈的教诲 881
- 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
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 883
- 记朱家溆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 886
-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889
- 马叔平先生的遗憾和忧虑 891
- 俄罗斯苏拍电影
——砸瓷(词)儿 892
- “买”与“匀” 894
- 叶义医生与竹刻 896
- 刘耀山 899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善者真也 901

书画

- 游美读画记 910
- 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 923
- 谈展子虔《游春图》 927
- 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 930
- 麓台“五绝”
——读王原祁写杜甫诗意图轴 935
- 记修整壁画的“脱胎换骨法” 938
- 《据几曾看》读后记 943
- 欣闻《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出版 946

饮食

鲍鱼	950
记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	952
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	955
饭馆对联	957
老舍先生吃过我做的菜	959
从冷碟的争论说起	960
春菰秋葦总关情	962
关于恢复老字号	966
鳊鱼宴	968
《砍脍书》	970
饽饽铺 萨其马	972
答汪曾祺先生	974
金云臻《短钉琐忆》	977
辣菜	979
山鸡	980
豆苗	981

序跋

《高松竹谱》跋	984
《绘事指蒙》后记	986
《画解》后记	989
《折肱录》后记	993
《胭脂录》后记	995
《李一氓藏画选》序	997
《画法大成》后记	998
《安徽省博物馆馆藏文房珍品》序	1001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序言	1003
合印兼葭丁卯两本《髹饰录》后记	1010
《漆艺髹饰学》序	1012
《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 藏品选》前言	1014
《清代家具》序	1015
《明式家具萃珍》序	1018
《明清家具集萃》序	1020
未临沧海难言水 ——《可乐居明清民间家具》序	1022
《中国家具史图说》序	1029

《中国美术工艺师辞典》序	1030
影印手写本《刻竹小言》后记	1031
《鸽经鸽谱》序	1032
《中国观赏鸽谱》序	1034
《双飞录》序	1036
《故宫退食录》序	1037
《中国名菜谱·北京风味》序言	1039
《中国名菜谱·福建风味》序言	1044
兴旺楼外楼 ——《名人笔下的楼外楼》序	1048
恨无百尺珊瑚树 换取梧桐十仞枝 ——由一则传闻引起的回忆	1050

杂稿

燕园景物略	1054
四川南溪李庄宋墓	1057
我爱江华	1062
唐张嘉贞《石桥铭序》译注	1066
小中见大,盆景与山水画相通	1068
盆景起源于何时	1070
清代的相扑	1073
《国宝》述评	1076
拮古缘	1079
题魏龙骧医士问庐斋额	1081
题金禹民篆刻篇	1082
奇石馆记	1083
奇文共赏析——押诗条	1085

附录

一、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 上报行政院接收杨宁史捐献铜器 经过及目录	1092
二、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 上报行政院收购郭葆昌觐斋藏瓷 经过及目录	1097
三、为接收天津张园溥仪遗留文物, 沈兼士、马衡上报上级单位的 文件及目录	1105

憶

往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 文物清理工作

一、引导我搞文物清理工作的 三位前辈

在叙述抗战胜利后我参与文物清理工作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和马衡、梁思成、朱启铃三位前辈的关系,不经过他们的引导我是不可能搞文物清理工作这一段经历的。

马衡,号叔平,自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1952年止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我父王继曾(号述勤,早年留学法国,自清末至民国前期在外交界工作,曾任驻墨西哥、古巴公使)和马衡先生中学时在南洋公学同学,交谊较深。记得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位马老伯。他也曾几次对我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故宫有外宾参观时,我父亲常被邀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曾代译并拟复。故宫古物南迁之前,马衡在北京期间,我父亲受聘为该院顾问。

梁思成,他的父亲梁启超是我伯祖王仁堪(光绪丁丑状元)的门生,因此启超先生和我父亲是平辈。我长兄王世富和思成先生是清华学校同学,同时留美。思成先生长妹梁思娴(周国贤夫人。周也在外交界工作,与我父较熟)是我母亲(金章,号陶陶,画家,工花卉鱼藻)的好友。思成先生的外甥女周念慈、外

甥周同轼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同轼还和我住过一间宿舍。因此在中国营造学社南迁之前,我虽和思成先生只见过几面,但后来在重庆相遇,彼此一见如故。思成先生长我十几岁,论世交是平辈,论学古建筑则是我的启蒙老师。

朱启铃,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政务虽忙,对祖国文化却十分重视,有提倡建树之功。在他的主张筹划下,清廷存在热河行宫的大批文物得以运回北京,成立古物陈列所,成为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我的大舅金城(字拱北,号北楼,名画家,民国时期北方画家多出其门下)当时是桂老的下属,曾参与筹备、布置古物陈列所工作。解放前,研究古代建筑的惟一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是桂老自己出资创办的,后来才得到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的资助,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刘敦桢等都出桂老门下。桂老对髹漆、丝绣等也有收藏和著述。他因对古代文化许多学科都有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推崇。我父亲的年龄、辈分都晚于桂老,但仍有来往。1960年前后有一天,我去桂老家,他对我说:“找出了一把画金鱼的团扇,是你母亲给我内人画的,现在还给你去保存吧。”看一看画扇的年月我还在上小学呢。桂老于1964年逝世,享年93岁。

二、我是怎样成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

1941年6月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写的论文是《中国画论研究》明以前部分。此后又用了约两年时间在家中写完明、清部分，请了一位暂时休学的中学生周士庄（前天津大港火力发电厂副厂长，现任顾问）为我抄录稿件。

1943年11月我离开北京，穿过皖北界首日军封锁线前往重庆找工作，12月到达。我首先去看的是马衡先生。他那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办公地点在重庆南岸海棠溪。我向他表示对文物、博物馆事业十分热爱，愿以它为终身工作。他说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欢迎，如愿在故宫工作，可让我任秘书。当我问到具体工作时，他说抗战期间，主要任务是保管，此外有些日常的行政工作。至于我所希望的文物整理研究工作，目前无法进行。我觉得行政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对马先生说，请容许我考虑一下再决定。等过了几天，我已决定去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又去看马先生，告诉他准备先到梁思成先生那里学些古代建筑，待今后故宫可以开展研究工作时，希望给我一个工作机会。马先生说：“那也好。将来故宫复原，肯定要增加人，那时你可参加。现在先去学学古建筑，今后在故宫工作也是用得上的。”

我想去工作的第二个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点在长江上游离宜宾不远的李庄，许多学术机关如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社会科学研究所等都在那里，是学者、图书资料最集中的地方。为此，我须到重庆聚贤新村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我和他素不相识，恰好在办事处遇见梁思成先生。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说明愿望后，请他带我去见傅斯年。傅的回答直截了当：“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的

史语所！”这时梁先生却对我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我当时就高兴地接受了，一是认为学习建筑史总比去故宫搞行政工作好；二是李庄学者专家多，可以就近求教。

1944年1月我和梁思成先生同乘江轮从重庆到李庄，开始在营造学社工作。当时社内的人员有林徽因（思成先生夫人）、刘致平（现任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宗江（现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卢绳（南开大学建筑系教授，已故）、罗哲文（现任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等人。

同年，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次长杭立武是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任副主任委员。从该年下半年起，思成先生为了清损会的事常去重庆，在那里的任务是开列沦陷区内重要文物名单，主要是古建筑和石窟等，印成手册，并在地图上标明方位，准确以后反攻日寇时注意保护，避免炮击或轰炸。清损会还计划进军时配备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思成先生还问我如派你参加这一类工作，你是否愿去。我说愿去，最好是去北方，因为北方尤其是北京一带我比较熟悉，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回家。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林徽因先生告诉我：梁先生来信说，由于局势急转直下，清损会工作马上要全面展开，正在选派人手去各地工作。我认为这时如果去重庆，可能有机会参加清损会工作，比在李庄坐等好。所以我立即给马、梁两先生写了信，整理行装，数日后即向林先生和社中同人告别，离开李庄去重庆。

9月我到达重庆，由马、梁两先生带我去见杭立武。我虽和他素不相识，由于两位副主任委员的推荐，杭同意派我到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去工作。

三、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 京津地区的文物清理工作

在我到达重庆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员，兼任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与马衡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们关系较深。马衡先生带我去见沈先生一次，他随即飞往北京。我则须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当时飞机很紧张，一般工作人员即使坐轮船到武汉或上海再转往北京，也要登记等候，时日难定。

9月间清损会在重庆教育部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有杭立武、马衡、梁思成、郭志嵩（清损会秘书）等。会上商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区的工作人员到达后如何开展工作，大致如下：（一）到达后立即成立该地区的办公处。（二）去藏有文物、图书的机构查询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要求开列清单上报。（三）各地区办公处在报上刊登通告，不论机关或个人，文物损失均应列目上报，登记备案，清损会将据此进行追查索偿工作。（四）了解调查日寇及德国纳粹分子匿藏的文物，查获后予以没收。在这次会后公布了两位平津区副代表，唐兰和傅振伦（现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我的名义是平津区助理代表。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Horace Jayne，1949年去“美国之音”工作，十余年前故去）来到重庆。他持有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函件，声称受委托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的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他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京三地看一看然后回美，并盼能有一个懂英文的人随行。杭说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工具。翟说搭乘飞机不成问题，他可与美军联系，搭便机去各处，不必由中国政府安排。这时杭和马、梁两位都认为派我和翟同行比较合适，一则因我

正待北上工作；二则我娴熟英语，又知文物，可任译员。这样，翟荫的到来，提前了我离开重庆的日期。行前，马衡先生特别嘱咐，对翟荫必须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观察调查文物之名，行盗窃搜购文物之实。如有此等事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损会。

我和翟荫的行程是10月6日离开重庆，两小时后到成都，6日到13日在成都，13日到20日在西安，20日到27日在上海，27日由上海到北京。此行比原计划多了一处上海，这是由于当时从西安去北京的美军飞机极少，取道上海就不必在西安为候机而耽搁时日。11月9日翟荫离开北京经上海返美，一路之上我和翟形影不离，只是到北京后，把翟荫安置在六国饭店居住，我须到沈兼士处报到并筹备成立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又要回家与家人团聚，因而没有能和翟荫每天在一起。

到北京的次日我即去东厂胡同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见沈兼士，向他汇报清损会会议商定事项及与翟荫同来经过。沈嘱咐一切按商定事项办理。关于办公地点，沈介绍我去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号柱中）面洽。关于工作人手，沈说如你有合适的人，可以找一两个人帮忙，按月付酬。如没有或不够，不妨请故宫派人支援。沈还说他工作极忙，清损会具体事务无法兼顾。但如对外洽办事项，需要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具名出面时，可来找他，将由他的秘书费致德（前听郝德元说费致德现在在北京，工作地点待查）为我办理。

根据沈的谈话，我找到周士庄请他帮我工作。办公地点由于沈的介绍，又因马衡院长已有信到故宫，一切顺利。张庭济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借给平津区办公处使用，并借调贾玉田（现在故宫博物院保管总部工作）暂时协助工作。贾玉田在团城主要管收发文件。因为办公处成立后不久即在《华北日报》刊登通告，有关战时文物损失的机关及个人

全部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而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占用，军长为牟廷芳。你们如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九十四军洽办，本人无能为力云云。此次因有罗越同行，住旅馆诸多不便，所以在我表兄金孔彰家借住几日，我和罗都睡在他家的沙发上。20日回京后，立即同罗越去警察局注销去津许可并将罗送回家中。这是我为杨铜事第一次去天津。

11月26日我拿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公函第二次去天津。函中说明杨铜是一批重要文物，盼大力支援，请同意进入杨的住宅查看，将铜器清点封存，将来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拨交有关单位保管。同时也致函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请他们也派人同去九十四军办事处洽办此事。谁知我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收文的人爱理不理地说：“放在这里吧，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们的回信再来吧。”隔了一天我又去该军办事处，不料看见前天送去的公函还在桌上放着。管收发的人说：“这几天太忙，到时候我们会往上送，你还是回北平等着吧。”我看再去催促也无用，只好回京，这次往返共三日。

回京后，我向沈兼士汇报去津洽办经过，告诉他九十四军根本不买账，沈也无可奈何。

进入12月的一天，沈兼士找我去东厂胡同见他。他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现在天津，你可拿我的介绍信去见他，请他就近管一管杨铜的事，可能有些效果。

这时朱在天津一家外商的饭店中召集许多人开会。我从上午等到傍晚休会朱才见我。他看了一下沈的信知是为文物的事，转脸对他的秘书说，你来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给他办办。说完他就走了。这次由朱的秘书备文，部长出名，再次向九十四军提出关于杨铜的事。我将文送去后，出来了一个人见了一下，还是老话，公函放在这里吧，回北平等着吧。最后还饶上了几句，大

意是什么教育部不教育部，管不着我们九十四军这一段。第二天我将送文去的情况面告朱的秘书，他也无可奈何，只好说等等再说吧。这时秘书问我何时回北平。我说买到车票就走。他说部长今日去北平，你可搭专车走，不必再买票了。火车到达丰台，铁轨出了故障，停了一个多小时，改由西直门站下车。朱家骅等下车，沈兼士等迎上前来，拥簇登上汽车，飞驰而去。待我从车站走到西直门，太阳刚落山，城门却已紧闭。后来只有打电话给费致德，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几番联系，十点多才得入城，到家已经午夜了。这是为杨铜第三次去天津。

此后九十四军并无复信，沈兼士等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直到年底在朱桂老家见到宋子文后，杨铜才得与另一批文物郭觥斋藏瓷同时得到解决。下面将与收购郭瓷的事一并叙述。

五、收购郭觥斋藏瓷

郭葆昌，字世五，号觥斋，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后为袁世凯管总务，因而致富。他对瓷器鉴定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又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后又大量购买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觥斋瓷乘》二十册，民国时成为陶瓷专家，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中外，故宫古物南迁前聘为专门委员。郭约于1935年前后逝世，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长期存放在北京中南银行仓库中。

我在1945年9月将离重庆前，马衡先生对我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京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但通过什么途径使其化私为公，马先生没有说，因为这不是敌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一大笔款项，

非请专款不成。马先生心里明白，当时请专款不仅不会批准，即使是提案也会遭到物议。

由于马先生对郭瓷的重视，并对我特别嘱咐，到京后不久，我就找到了郭昭俊。他说家中瓷器已分成几股，但并未散失，也未出售。如公家收购，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将郭的意思写信报告马先生，并向沈兼士汇报。他们都说知道了，惟因牵涉价购的事，都提不出具体的办法，也未叫我去进一步和郭联系。

朱桂辛先生和我家虽夙有交往，不过为了某一事项我特意去看他或他特意找我去，则是从1945年11月才开始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桂老创办的，抗战后学社南迁，桂老一直对它十分关注。离重庆前，梁思成先生嘱咐我的事是去看桂老并报告学社在李庄的情况。因此我到京后没有几天就到东裱糊胡同去看桂老。他对学社的情况、人员及工作询问得非常详细，去谈一次还嫌不够，找去谈了几次，并谈到关于学社复原和重要古建筑修缮保护的一些想法等等。对我们参与的清理文物工作，他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兴趣。

12月间，我正在为办理杨铜、郭瓷的事无法开展而感到苦闷，想到应当去向桂老请教请教今后如何进行才好。我是12月28日上午去看他的。桂老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将来看我。你中午不要回家，在我这里吃饭，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简要地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到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我按照桂老的吩咐办理。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我在一旁听桂老和宋谈话。桂老先谈到他过去所藏的一批古代丝绣，现在长春，务请查明情况，注意保护。接着谈到郭葆昌及其藏瓷，最后讲到杨宁史的铜器。这时桂老把两个节略交给了宋，并指着我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宋把节略看了一下，

向桂老表示这两件事马上去办。这时桂老说：“郭家的情况，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最熟悉，我准备找张重威和郭昭俊面谈一次，再请张到中南海去见你好不好？”宋表示同意，随即走了。

当晚桂老找张重威和郭昭俊到裱糊胡同，嘱咐郭立即准备一个呈文，由张送给宋子文。随后郭将《觚斋瓷乘》二十册送到桂老处。过了两天，桂老又叫我把《瓷乘》运回我家，组织故宫工作人员，将《瓷乘》抄成清册，并要我草拟一个接收郭瓷的办法。周士庄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29日，桂老找张重威、张庭济和我到他家面谈一次，并与宋电约，次日上午我们三人将去中南海见他。

30日上午，我们三人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到宋子文。张重威向宋汇报与郭昭俊洽谈瓷器的经过，并面交郭的呈文。随后我们就走了。

到了1946年1月18日，沈兼士和故宫博物院都接到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准备接收杨宁史的铜器。后来听两处的人说，宋子文去津，找到了杨宁史，以后由孙越崎去办理，和杨讲好，名义上算是他“呈献”，不叫没收；还同意杨提出的请求：为他辟陈列室；准许两个德国人罗越和康斯顿（女，E.Von E.Consten，曾写过关于中国美术、中国园林、青铜器等的书及文章）完成尚在编写的青铜兵器的彝器图录。因此故宫接收杨铜之后，罗、康二人还曾去故宫若干次，直到把图录编完。

1月22日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派车，故宫博物院派工作人员，我和周士庄均参加，到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去装运杨铜，直运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原来杨宁史早已将铜器送到托运公司，企图伺机外运，过去所谓的封存在天津被九十四军占用的住宅内纯属谎言，意在制造假象，增加我们的困难。

日金... 惟其... 減少... 由購... 原定... 舊... 局... 天... 高... 各... 以... 爲... 拍

日金... 惟其... 減少... 由購... 原定... 舊... 局... 天... 高... 各... 以... 爲... 拍

德人楊寧史

呈獻所藏古銅器

經我接收在故宮陳列

【本市訊】德商輝臣洋行華北經理楊寧史，酷好中國藝術，蒐藏古代銅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時代精品。宋院長上月蒞平獲得關於文物報告，過津時，曾召楊普謁。而楊以該項藏器，原係中國古物，自願全部呈獻我國政府。現經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主任指派專門委員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代表王世襄，故宮博物院處長張庭濟，國內專家于思泊，鄧以鑿等，二十二日在故宮御花園雪軒點收，共二百四十餘件，由故宮博物院保管，闢專室陳列。據專家稱，此批銅器在學術上甚有價值。

那天点交的一方为杨宁史、罗越和康斯顿，点收的一方有曾昭六、沈兼士、张庭济、赵席慈、唐兰、于省吾、邓以蛰、故宫工作人员及我和周士庄。铜器逐件清点造册，共二百四十余件，随即送存延禧宫库房。中午行政院办公处在绛雪轩设宴招待了杨宁史等人，并在御花园摄影留念。

杨铜中有极为重要的器物，如艺术价值极高经唐兰先生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的战国铜壶，商饕餮纹大钺及鼎、卣、爵杯、玉柄钺等。

郭瓷的交接，由郭昭俊和张重威到故宫博物院面告张庭济，声称全部藏瓷已由政府收购，请指定日期去锡拉胡同郭家清点接收。

点收的日期是2月20日到23日，共进行了四天。点交一方为郭昭俊，点收一方为故宫工作人员、我和周士庄。行政院办公处也派人参加。接收的办法是逐箱逐件与《觚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核对，点完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封条。24日从郭家将瓷器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记得惟有一具清代乌木罗汉床和紫檀天然灵芝形几是过了些天从郭葆昌之婿何敦仁家运往故宫的。床上原镶瓷片，所以床算是瓷器的附件。瓷片另有囊匣，早已和其他瓷器同时点交了。宋子文收购郭瓷据闻付给十万美元，名义上为“捐献”，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插了一个工作。

马衡先生于1946年7月3日从南京来到北京，到后立即去库房观看杨铜、郭瓷这两批新入藏的文物。7月10日故宫公布我任古物馆科长，从这时起我常到故宫去工作，但我的正式名义仍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故宫不领工资。同年10月，我会同故宫古物馆人员在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布置了杨宁史铜器、郭觚斋捐献瓷器陈列室。解放后这两个陈列室均撤销，但全部文物现仍在故宫博物院。

又隨打已做，

《华北日报》1946年1月25日二版

故宫博物院成立紀念

新聞兩陳列室昨日啓門

法... 均由其教育部部長親自出席，我國代表團人選，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者。

【中央社訊】雙十節為故宮博物院成立二十一週年紀念日，該院有關陳列室暨器物及繪畫史銅器陳列室開幕，爲了慶祝起見，晨八時半來賓及全體職員，齊集景陽宮前，舉行一個極簡單而具有重大意義的儀式，首先由馬院長致詞，敘述故宮博物院接收戰時銅器的經過情形，並簡單介紹郭觚齋楊寧史二位履歷，繼請李石曾講話，並主持陳列室啓門儀式，李氏因喉嚨不適，講話不多，李氏謂：離開故都已久，

昨日南京籃球惡戰

群聲奏捷大

【本報南京十日專電】在滬十戰十勝之羣聲籃球隊，十日下午四時在南京勵志社球場首試身手，對手爲空軍與中大混合隊，旋獲相

國術比賽

昨晨盛大舉行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

《华北日报》1946年10月11日三版

六、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

非法接受日人瓷器

1946年初，天津正在分批遣送日人回国，当时有规定，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3月15日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我报告，天津同业李文治，知悉日本人原田、税田有相当精美的宋元瓷器，应调查追回。孙愿陪我去津，找到李文治后，再由李带我们去找原田、税田。我向孙表示感谢，请他在墨蝶林吃饭，约定于3月21日同去天津。恰好此时行政院临时驻平办事处张之奇、李尔康要我去天津某银行看一批没收日本人的文物，因此这次去津同时办理这两件事。

到津后，由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派人同去看已经没收的日人物品，但多为近年制造的仿古石刻等，并无文物价值。于是集中力量去追查原田、税田的藏瓷。

我和李文治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两处均派人同去找原田、税田。他二人承认有宋元瓷器，但说因遣返时不能带走，故已将瓷器转移给美军少尉德士嘉定（Lt. Paul J. R. Desjardins）。经追问，少尉就住在日本人的楼上。我们带日本人去对质，德无法抵赖，承认接受瓷器，并已于日前用军邮寄回美国。我们指出日人及少尉均违反法令规定，故令日人具结开明品名及件数，少尉写下邮件的地点、日期、收执号、美国收件人姓名等；并建议天津警察局待此案了结后再遣送两个日本人回国。

次日我持德士嘉定所开的寄件日期及收执号等去天津美国军邮处核对，查明所开属实，然后回京。此行往返五日，于25日回到北京。

回京后向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敌伪产业处理局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并向南京清损会作了书面报告。随即由教育

部特派员办公处备函致美军驻平司令迈尔斯中将（Lieut. Gen. Myles），通知他德士嘉定少尉的违法行为和所取得的证件，包括原田、税田具结抄件及军邮收执号码等，要求他追查此案并作处理。

此案后因我工作变动，去日赴美，未再查询。直到解放后和王振铎（当时任文物局局长，现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谈起文物清理工作，他说1947年他在南京中央博物院时，曾接收由外交部转来若干件宋元瓷器，是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南京外交部的。据说是美国军人非法接受天津日侨的瓷器寄回美国，经追回而交还给中国的。故知此案美方已作处理。

七、存素堂丝绣

民国前期，桂老搜集了一批缣丝、刺绣，时代自宋至清，约二百件，一一著录，撰成《存素堂丝绣录》。据闻后来售与张学良，价20万元，一直存在东北边业银行内。这是因桂老需款项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影刻宋版《营造法式》，编印明岐阳王世家文物图册，才忍痛割爱的。日寇侵占东北，伪满洲国将这批丝绣定为“国宝”，在日本印成巨册图录，名曰《纂组英华》，成为世界闻名的文物。日寇投降时，丝绣存在长春。由于这批丝绣经桂老亲自购藏及著录，故对它十分关心。1945年我从重庆回京后，见到桂老，他几次都提到这批丝绣。那次宋子文去看桂老，他也首先讲到丝绣，要宋查明情况，设法保护，勿令损坏。

1946年5月，长春已被解放大军包围，形成孤岛。一日傍晚，桂老忽打电话叫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长春围困，危在旦夕，如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极可能被毁，所以最好是抢运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好。现在宋美龄已到北平，将去东北，你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你个人的名义，

八、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 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

1946年7月10日前后，沈兼士找我去见他，告我北京美国驻军葛利上校（Colonel Gally）来联系，声称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现借美军使用。屋内有两具保险柜，一具美军进入之前已打开，空无一物；一具铁柜锁住，不知中有何物。为此请派人会同美军将保险柜打开，如有物品，请予接收云云。现此事派你去办，你立即去告知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再到东交民巷去看葛利，商议去津日期等事宜。我见到葛利后，他派一人名克利夫斯（Francis Cleaves，他专修汉学，战时随军来华，担任联络员，同去平津）。1949年我去哈佛大学参观，在那里见到他。后来他成为洪煊莲师的助手，研究中国历史。1980年4月我随文物局代表团去美，特意到坎布里奇去看望洪煊莲师，但没有见到克利夫斯。1981年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来信，告我克利夫斯已退休。克曾托她转告我深以上次我去美未能晤面为憾。

写一个呈文，就说长春危急，这批丝绣十分重要，建议将它空运到安全地点。写好呈文交给我，一切就不用你管了。”我照桂老的吩咐办了，第二天上午送去。桂老略作修改，叫我重抄誊清，留在他处。此后呈文经谁送去，送到哪里，我都不详。

过了约一个月，我接到清损会秘书郭志嵩从南京寄来一信，写道：“杭主任委员特告：丝绣上文一事，殊欠斟酌，今后切记，不得越级陈事，望加注意！”我阅信付之一笑，既未写信向杭解释此乃遵桂老之嘱，也未告诉桂老我为此事而受申斥。

过了些时，听桂老说丝绣已从长春空运到京，存在中央银行保险库。1947年3月我从日本回到故宫工作，听说这批丝绣已拨交给故宫博物院，存在延禧宫库房。大约在1951年听说辽宁省博物馆通过文化部要求将丝绣拨还给该馆，因为它来自东北而且最早也是用东北的款项买的。东北方面也搜集到若干册溥仪从故宫携出的善本书，准备还给故宫博物院。这样，两馆之间作了一次文物交换。

《华北日报》1946年7月20日三版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

午七時舉行長官學員排球比賽，結果二比一，學員隊獲勝。

【本市訊】平市各機關舉辦之抗戰史蹟展覽會，已定溥儀出宮時携去文物

【中央社訊】天津溥儀寓所，現由駐津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該處存有溥儀留存之大保險櫃兩具，美軍查悉其中係溥儀出宮時携出文物之一部，但尚未經任何機關查封，乃與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及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洽商妥善保存辦法。經各方同意後，於本月十七日由美軍會同上述兩機關及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委員會各代表，前往啓開。兩櫃共存小鐵匣及小皮箱二十一具，其中多為清宮原有文物。美軍為重觀責任及策畫文物安全起見，主張將櫃存二十一匣悉數運平，交故宮博物院保管，乃逐匣加封，於十八日正午由美軍會同上述各機關代表，押運到平，並由該軍駐平文職司令葛利上校代表該軍，暨交故宮博物院保管。是日午後三時許，在故宮錫雪軒於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沈兼士，唐蘭，王世襄，及處理局代表李南影等見證之下

經美軍在天津發現

現已運平移交故宮博物院

【中央社訊】天津溥儀寓所，現由駐津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該處存有溥儀留存之大保險櫃兩具，美軍查悉其中係溥儀出宮時携出文物之一部，但尚未經任何機關查封，乃與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及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洽商妥善保存辦法。經各方同意後，於本月十七日由美軍會同上述兩機關及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委員會各代表，前往啓開。兩櫃共存小鐵匣及小皮箱二十一具，其中多為清宮原有文物。美軍為重觀責任及策畫文物安全起見，主張將櫃存二十一匣悉數運平，交故宮博物院保管，乃逐匣加封，於十八日正午由美軍會同上述各機關代表，押運到平，並由該軍駐平文職司令葛利上校代表該軍，暨交故宮博物院保管。是日午後三時許，在故宮錫雪軒於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沈兼士，唐蘭，王世襄，及處理局代表李南影等見證之下

中大校內盛傳

教育部同意國立

【本報訊】中大校內盛傳，教育部已同意國立。據悉，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及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各代表，前往啓開。兩櫃共存小鐵匣及小皮箱二十一具，其中多為清宮原有文物。美軍為重觀責任及策畫文物安全起見，主張將櫃存二十一匣悉數運平，交故宮博物院保管，乃逐匣加封，於十八日正午由美軍會同上述各機關代表，押運到平，並由該軍駐平文職司令葛利上校代表該軍，暨交故宮博物院保管。是日午後三時許，在故宮錫雪軒於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沈兼士，唐蘭，王世襄，及處理局代表李南影等見證之下

教育短訊

▲清華大學自駐軍撤出後，勤員土木工千餘人修築校舍。

▲北洋大學校長代表陳謙民，定於二十一日下午五時，在各系主任交換意見。

▲平津學生救濟會主辦之暑期升學補習班，現已開始上課。

教育與文化

【本報訊】本市各機關舉辦之抗戰史蹟展覽會，已定溥儀出宮時携去文物

【中央社訊】天津溥儀寓所，現由駐津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該處存有溥儀留存之大保險櫃兩具，美軍查悉其中係溥儀出宮時携出文物之一部，但尚未經任何機關查封，乃與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及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洽商妥善保存辦法。經各方同意後，於本月十七日由美軍會同上述兩機關及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委員會各代表，前往啓開。兩櫃共存小鐵匣及小皮箱二十一具，其中多為清宮原有文物。美軍為重觀責任及策畫文物安全起見，主張將櫃存二十一匣悉數運平，交故宮博物院保管，乃逐匣加封，於十八日正午由美軍會同上述各機關代表，押運到平，並由該軍駐平文職司令葛利上校代表該軍，暨交故宮博物院保管。是日午後三時許，在故宮錫雪軒於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沈兼士，唐蘭，王世襄，及處理局代表李南影等見證之下

7月16日早八时，我和克利夫斯同乘火车去津。我们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公处请派人参加，再去美军驻津办事处。地点就在离解放路不远的红砖洋楼（解放后天津图书馆设在此处）内。美军办事处又派了一人同去张园。到达那里，看见保险柜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为了打开柜门，找来专门修配铁柜钥匙的匠师。他们试用各种方法都未能打开柜门，最后只好用加氧气的喷火器将柜门烧开。柜中发现小型手提的保险匣二十一具。此时已入夜逾十时，要等次日才有火车去北京。当时经三方（敌伪产业处理局、美军、清损会）商定将保险匣贴上由三方会签的封条，用汽车押运到美军办事处一间屋内，除将门窗加锁，贴上会签的封条外，美军还派士兵值勤看守。当夜三方用电话向上级汇报。我与沈兼士、马衡都接通电话，定于次日中午搭快车押运物品回京，请派车到车站来接。

18日上午，三方面会同将存放保险匣的房门打开，验看封条无误，美军用汽车送三方人员携带二十一匣文物上火车，并派了七八个士兵随行。到京后处理局、故宫、沈兼士及葛利均派人及汽车来接，直送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沈兼士、马衡、葛利等都已在那里等候。故宫派了十来个人开匣清点造册。这批物品属于细软性质，件头小，数量多而价值高，总数记得有一千几百件之多。待清点造册完毕，送入延禧宫库房已逾午夜了。

这批物品中，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们是：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卷》、元赵孟頫

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扳指等，更是价值连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银器显得黯然无色。有的物品为故宫后来开辟的珍宝馆增添了光彩。

7月21日我陪同马衡院长去拜访葛利，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谢，后来还曾设宴招待葛利及克利夫斯。《华北日报》也刊登过接收这一批文物的消息。

九、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

1946年9月10日接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的通知，德商德孚洋行有十几箱物品，经海关扣留，现存东城本司胡同某处，盼故宫博物院接收。13日我和周士庄及故宫工作人员会同海关到本司胡同将箱只运往故宫御花园。海关移交人姓陶，名器或契（当时周士庄和我因此名与“淘气”谐音，为之忍俊不禁，所以现在还能记得）。这批物品原为德国的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其中有木佛，件头较大，故未送进绛雪轩，而在轩北的一个亭子中清点登记。其中也不尽是文物，有的是近代工艺品，如晚清的服装、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锡器等。清点完毕，当时认为不能算是珍贵文物，所以没有送入库房而存在御花园堆秀山东的小楼下。1979年故宫曾通过组织向我了解此批物品的来源，因而得知它们可能现在仍在故宫博物院。

以上我经办的六批文物，除德士嘉定的瓷器在南京交接，存素堂丝绣我未参加外，其余四批我和周士庄均参加了。但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其人员所处的地位相当于联络员，具体的接收单位为故宫博物院。故宫方面几次参加接收工作的有：汤有恩、滑瀛仙、杨宗荣、李鸿庆（以上四人已故）、张法孟、白

增崇等人。接收采用“出组”方式，填写组单。组单上写明时间、地点、事项及工作记录等。参与人员均在组单上签名。组单照例存入故宫档案。故宫由交的一方收到文物后，即存入库房或其他指定地点，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人员不承担接收、保管或移交文物的责任。每批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寄南京清损会备案。此种报告，故宫也留副本，存入档案。

1946年秋冬之际，沈兼士突然中风逝世，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由马衡先生兼管，惟此后清理文物工作已无事可做，我把时间主要用在计划故宫文物分类、藏品登记及卡片设计、修缮房屋、开辟库房、清理院落及设计、制造储藏柜架等工作上。不久周士庄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十、1946年11月参加南京文物展览及日本之行

1946年春清损会秘书郭志嵩函告，为了今后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要我在北京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目录，注明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等。我只得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去辑录。圈出应抄录的文物，由临时工作人员刘荫荣去抄写。同时郭还提到正在酝酿今后派人赴日交涉赔偿文物事宜。

约在同年8、9月间，马衡院长有一天对我说，接到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加上不懂外文，必须另带翻译，这样便须加大编制。因此打算派我去，问我意如何。我说如去日本，真能弄些文物回来，我是愿意去的。但这里故宫的工作正待展开，许多属于基本建设工作如分类编目、建立库房等

等，都刚刚开始，这些工作我也不愿扔下。马衡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去日本工作是否顺利，现在毫无把握，我看去那里如有可为则多待些时，否则不如早些回来搞故宫的工作。我说我正是这样想的。赴日之行就这样决定了。

在此后不久，马衡又接到清损会来信，说教育部决定于11月初在南京举办一个所谓“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故宫选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参加展出。马衡和故宫人员及唐兰先生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些精品送去展览。参加展览的人员首先指定我，因为我将赴日，反正要先到南京。马衡又感到必须多派一个人去才行，因我由南京即去日本，要有人将展品押运回来才妥当；而且去两个人，对展览工作也有帮助。于是故宫就派周士庄和我同行。

10月中旬马衡为故宫的事去南京。

10月下旬，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了数十件铜器，装好了箱，我和周士庄搭中央航空公司客机由北京押运到南京。我们将铜器箱只存在朝天宫故宫库房内，住宿则请他们安排在中山门中央博物院的宿舍内，因那里距展览场所地质博物馆较近，而且熟人较多，王振铎、曾昭燏等先生是在李庄时常见面的。

故宫的展品与中央博物院的展品同在一室，该院负责展览的人是曾昭燏，他们的展品不多，但为重器，赫赫有名的毛公鼎就是其中之一。

展览为时约一周，闭幕后，铜器用原箱装好，仍存朝天宫库房。几天之后，周士庄乘飞机押运箱只回京。展览期间，傅斯年、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等来参观，盛赞杨铜中的宴乐渔猎壶，认为花纹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的生活，是其他青铜器所没有的。他们提出将这批铜器暂留南京，把花纹器形拓完一份后再送回北京。恰好马衡先生在场，当面婉言谢绝。他说这些铜器是从新辟的杨铜专室中提出来的。因精品已去，北京的陈列室只得暂时关闭。如